



☒ 《玉梨魂》和《玉☒梨》中的男主人公

| | |
|-------|---|
| メタデータ |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09-08-2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
| URL | https://doi.org/10.24729/00004537 |

可又迫于家境窘迫，不能成行，于是他的性格愈来愈抑郁悲伤，他心中的苦闷也愈来愈深。和《玉娇梨》不同，《玉梨魂》是写作者亲身感受的小说，梦霞的忧郁感伤的性格及其心中的苦闷和彷徨，与当时的青年文人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因为他们也和梦霞一样，在追求婚姻爱情自由的同时，也时时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也为了无法实现这一抱负而苦闷和彷徨。因此他们读后就会感到其中的感情之真挚之感人，这就是《玉梨魂》在当时的青年文人中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之一。

¹ 《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二十回，题“蕙荻散人编次”，成书于明末。关于蕙荻散人，可能性较大的是天花藏主人。天花藏主人又称素政堂主人、蕙荻散人等，大约生于明末至康熙十二年左右。真实姓名尚不可考，有人认为是嘉兴的烟水散人徐震，有人认为是张匀或张邵。张匀，字宣衡，号鹤山，秀水诸生；张劲，字博山，号木威道人，嘉兴布衣。还有人认为是墨浪子。但都证据不足，无法确定。

本文所引用的《玉娇梨》的原文，均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9月出版的“《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丛书”中由冷时峻标点的《玉娇梨》。以下引文均不再另注。

² 《玉梨魂》及作者徐枕亚请参照拙著《徐枕亚的哀情小说论》，刊载于《人文学论集》第十五集（大阪府立大学人文学会，1997年1月）156页。

本文所引用的《玉梨魂》的原文，均采用春风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中由张亦舒校点的《玉梨魂》。以下引文均不再另注。

³ 鸳鸯蝴蝶派，文学流派的名称。请参照拙著《徐枕亚的哀情小说论》，刊载于《人文学论集》第十五集（大阪府立大学人文学会，1997年1月）156页。

⁴ 严芙孙等《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所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43页。

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75页。

⁶ 见《清史稿》一〇八卷。

⁷ 天花藏主人《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序》。春风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中由张亦舒校点的《玉梨魂》中所收。

⁸ 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书》。《章氏遗书》卷九所收。

⁹ 皋于厚《理想世界的探寻和理想人格的设计——论明清小说主潮及其流向》（《江海学刊》1999年6月）71页。

¹⁰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445页。

¹¹ 王继权主编《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四卷。袁进撰写的《玉梨魂条》。（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522页。

¹²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二册所收）（中华书局，1989年3月）。

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起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起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直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之言于我心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¹²

其中所说的就是写真实的感受才会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正因为梦霞的所作所为所想与当时的青年文人有很多共通之处，所以才会在当时的青年文人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可以说梦霞的忧郁性格除了与作者本身的气质有关之外，还有着当时青年文人的共性。由于中国文人有着以经济民为己任的传统，因此当时的青年文人除了追求婚姻和爱情的自由之外，也一直在思考着怎样才能施展经济民的抱负，他们也因此而苦闷而彷徨。书中将梦霞的这一苦闷与彷徨同爱情交织在一起，又让梦霞在武昌起义中战死，这样就产生了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所没有的魅力。无论它是否回答了当时青年文人所面对的现实问题，都使青年文人的心为之震撼。笔者以为这就是《玉梨魂》能成为时代交替之时的畅销作品之原因。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玉娇梨》中的男主人公苏友白虽说并不以功名为意，但为了能与佳人白红玉和卢梦梨结合，他还是去取功名了。而他的性格开朗乐观一是因为他不在乎功名，二是为求得理想的佳人他从不悲观失望，三是在“情”与“礼”发生冲突时，他并不作抗争，而是让“情”服从于“礼”，这样也就不会陷入苦闷之中了。《玉娇梨》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失意文人，他在小说中让苏友白来抒发和宣泄自己胸中的郁闷和理想，又在小说中让苏友白实现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百般追求而无法实现的“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梦想。书中理想的大团圆结局，尤其是苏友白的取得功名给文人带来了心理上的满足，而苏友白的开朗乐观的性格，也使失望中的文人再一次振作起来。这样《玉娇梨》就不再只是作者自慰的小说，而且还是慰人的小说，这也是《玉娇梨》能够轰动一时的原因吧。

再看《玉梨魂》，虽然小说问世时科举制度早已废除，可书中还是写了梦霞应了两次童子试，由于落第还忧郁不振，可见梦霞是把功名看得很重的，这是因为梦霞有着中国文人传统的经济民的抱负，而要实现这一抱负，就必须取得功名。可科举被废，他的这一理想成了泡影。为了实现经济民的抱负，他也曾想东渡扶桑，学成报国，

之结果，或尚有惊人之举在。

在这里因梨娘一死，梦霞已不再有恋此地之情，他平生的气概与抱负，虽已都被情魔攘夺无余，但只因他是至情人，他至死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这里已暗示他此后去东瀛留学和战死在疆场之事。关于为何至情人能战胜情魔的理由，作者在第二十四章“挥血”中对梦霞写血书之事发表了这样的议论：

天下一情窟也，英雄皆情种也，血者，制情之要素也，流血者，即爱情之作用也。情之为用大矣，可放可卷，能屈能伸。下之极于男女恋爱之私，上之极于家国存亡之大，作用虽不同，则根于情则一也。故能流血者，必多情人。流血所以济情之穷，痴男怨女，海枯石烂不变初志者，此情也。伟人志士，投艰蹈险不惜生命者，亦此情也。能为儿女之爱情而流血者，必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流血。

我们从这段论述里可以看到作者的心情非常复杂，这时的梦霞正在与封建礼教抗争，他要争取的是婚姻爱情的自由，他不愿心爱的梨娘就这样惨死在封建礼教之下，所以他才不惜流血写血书。作者在这里将男女的爱情与对国家的爱情并提，又说“痴男怨女”的“海枯石烂不变初志者”的情即是“伟人志士”的“投艰蹈险不惜生命者”的情，无疑是想说明爱情是高于一切的。可是中国文人的使命感，即经世济民之志也是不可忘记的，所以作者又在这里强调了男儿的血是应该为国家而流的。这在第二十九章“日记”中可以明显看出，其中有“梦霞不死于埋香之日，非惜死也。不死，正所以慰梨娘也。卒死于革命之役，死于战，仍死于情也。”梦霞之所以与梨娘能相爱得如此之深，是由于梨娘对他的理解，这理解中占最大比例的乃是文人的穷途失意，即救国济民的抱负不能得到施展的失落感。梦霞与梨娘的爱情中既有男女之间的至死不渝的爱，又有着文人之间惺惺惜惺惺的理解。所以梦霞能慰梨娘的只有东渡留学和为国效忠，他的死也必须是壮烈的，即为革命而死，惟有这样，他才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梨娘。

梦霞的性格为何这样忧郁感伤？有的学者认为“《玉梨魂》不是杜撰的香艳故事，其中有着作者的亲身经历：作者在小学执教时，曾爱上房东的寡媳，但碍于礼教而无法缔结良缘，……正是这段恋情梗在胸中，促使作者创作了《玉梨魂》。”¹¹也许是因为作者是在抒写自己的不平，所以梦霞的性格才会显得如此抑郁感伤。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梦霞是当时一部分青年文人的化身，他的苦闷也是他们的苦闷。梁启超曾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

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

扶桑本是由他促成，可送走石痴后，梦霞就抑郁不振，尤其是想到自己因家中境况不好，不能象石痴一样东渡留学，只能留在此地做狢狢王时，更是伤心不已。他的这种心情只有梨娘知道。书中写知梦霞者“惟梨娘耳，知之而能慰之者，亦惟梨娘耳”。但梨娘的信，却又使梦霞受了很大的刺激。在梨娘看来，石痴的人品学问，“与梦霞实堪伯仲，至气概之激昂，性情之醇厚，梦霞似又过之，而命之丰啬，境之顺逆，不同若此。”所以梨娘在信中劝梦霞“乘此时机，出洋游历，费数年之功，为将来吐气扬眉之地，且有长途资斧，旅居薪水，如虞不给，愿尽力相助”。梦霞读信后，“不觉感极而泣，肠回心转，刺激万端”。确实是此时能理解梦霞的只有梨娘，能安慰梦霞的也只有梨娘，梨娘所言，出自肺腑，乃是知音之言，为何会刺痛梦霞的心呢？这是梦霞“自念频年颠沛，父死兄离，断无余资可供个人求学之费，一片雄心，久为逆境消磨净尽。今送石痴之行，空作攘臂下车之想，殊有望尘莫及之嗟。相知如石痴，亦从未以一言相慰，而闺中一弱女子”，乃能如此，既“可感可钦”，又愈觉自己是如此可悲。梨娘的信让他看到痛苦不堪的现实，又勾起了他孤独寂寞的身世之感，不由得悲从中来。梦霞明白梨娘是出于爱心，可又觉得自己愧对梨娘的爱心。这在梦霞答梨娘书的四首绝句中可窥见一斑，这四绝是：

名场失手早沉沦，卖尽痴呆度几春。名士过江多若鲫，谁怜穷海有枯鳞。
感卿为我惜青春，劝我东行一问津。我正途穷多涕泪，茫茫前路更无人。
此身已似再眠蚕，无补明时合抱惭。事业少年皆不遂，堂堂白日去何堪。
世事悠悠心渐灰，风波险处每惊猜。斯人不出何轻重，自有忧时命世才。

我们可以看到这四首绝句中蕴涵着梦霞心中沉重的忧伤，字字句句无不透出一股孤独寂寞之情。“卖尽痴呆度几春”句写出了梦霞的辛酸经历，这也是他难以忍受的痛苦所在。“我正途穷多涕泪，茫茫前路更无人”句则写出了他内心的苦闷和彷徨。第四首的“世事悠悠心渐灰”句则是断弦之音，因为无法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使他感到失望。这种对人生失意的感伤伴随着他与梨娘的痛彻心肺的爱情，从小说的开头一直持续到第八章“赠兰”才告一段落。从这以后，作者着力表现封建礼教对两人爱情的摧残，直至第二十八章“断肠”中才又让梦霞胸中的抱负再现。这时梨娘已含恨九泉之下，梦霞来到崔家吊唁，书中写道：

梦霞来此，在今日为末次，此后将与此地长别。问迷津而来，航恨海而去，梦霞无恙，而平昔之气概之抱负，已悉为情魔攘夺而无余。惜哉此人，其将长此终古乎？虽然梦霞多情人，实至情人也。天下惟至情人，必不轻殉私情，则梦霞

未知，嫩畏人看，炙愁日损，桃羞杏让，妩媚动人。梦霞则殊淡漠视之，盖相形之下，此虽可爱，彼更可怜。梦霞意兴萧条，性情凄恻，常处身于憔悴寂寞中，与繁华热闹殊不相宜。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别情，故护花之精神不无偏属也。

在这段叙述里，已将梦霞的性格做了一个大致的概括，他“意兴萧条，性情凄恻”，经常处于“憔悴寂寞中”。而“与繁华热闹殊不相宜”中的“繁华热闹”乃是指世俗的社会。他之所以钟情于梨花，是因为自己的“凄凉身世，黯淡生涯”与梨花的薄命相似。他的这一性格的来源在第二章里叙述他的身世时有所交代，即他小时候“醉心于《石头记》，案头枕畔顷刻不离。前生夙慧，早种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这里说是因为他少年期受《红楼梦》的影响，所以多愁善感，性格忧郁。笔者以为这只能说是形成性格忧郁的原因之一，在书中，还有他性格形成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的为世人所不理解的苦闷，这是使他一直感到孤独寂寞的根本原因，这在第六章里可略见一斑，那是当他和石痴成为挚友后的一段叙述：

梦霞离故乡来客土，以乖僻之情性，操冷淡之生涯，自知不合于时，到处受人白眼。此去投身寓馆，踽踽凉凉，当尝遍羁人况味，受尽流俗揶揄。不料于无意中得一巾幗知音，更于无意中得一风尘同志，不可谓非客中之佳遇，而亦不可谓非梦霞一生之快事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梦霞乖僻性情是因与世俗不合，而所谓的“冷淡之生涯”即是他迫于生计，不得不离乡背井，到蓉湖小学教书之事。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与世俗不合，所以在未去之前已想到了去后必是“尝遍羁人况味，受尽流俗揶揄”。

我们再来看梦霞的理想，在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梦霞追求婚姻和爱情的自由，这在第二章里说得很清楚。时梦霞年已及冠，父母要为他卜婚，他不愿，“问其故，则不答。固问之，则泫然欲涕”，父母都不得其解，“心窃异之”。“不知梦霞之心事固有难以告人者，顾影自怜，知音未遇，佳人难再，魂梦为劳，一片痴心，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子而事之，不敢轻问津于桃源俗艳。盖此乃毕生哀乐问题，原非可以草草解决者也。”在这里梦霞确实是把婚姻自主看得很重，他理想中的女子是“天下第一多情”，在别的事，他可以听从父母，但在此事上他是不肯轻易让步的，因为他认为这关系到自己一生的哀乐。以后书中也主要围绕着梦霞与梨娘的悲恋来展开，但在书中还有一条时隐时现的线，这是以梦霞的另一个理想来贯穿的，即救国济民的抱负。可是因为这一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以实现，这样就使梦霞的苦闷又加深了一层。而且这一不能实现的理想在遇到知音后又得到了激发，使他在苦闷中越陷越深。如石痴的东渡

婚姻自主、自择其偶，不计较对方的门第和财产；其次是才、貌、德、情并重，男女双方条件对等；再次是爱情一经确定便矢志不移。才子佳人小说所描写的婚姻爱情是高度理想化的，才子几乎都中状元，佳人也无一不聪慧多才，温婉贤淑。

9

其中的“爱情一经确定便矢志不移”，这就是友白为之百折不挠的原因。由于作者是在小说中写人生理想和婚姻爱情理想，而作者本身既有个性解放精神的“情”，又有着传统的“礼”，在“情”与“礼”发生冲突时作者感到迷惘，所以就尽量避免写冲突，而是通过小人拨弄，让友白去战胜他们，从而得到圆满结局。就象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稿中所说的：

……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与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¹⁰

为什么会产生鲁迅所说的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大多是失意文人，一方面他们怀才不遇，憎恨权贵当道，但又抱有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明末启蒙思潮的影响，所以竭力提倡婚姻爱情自由。但身处那个时代的他们毕竟是很难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以到最后还是又回到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因为这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但如果从另一侧面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正是这些理想的大团圆结局才给当时的文人带来了一线希望。而苏友白的这种开朗乐观的性格，也使当时的文人能在失望中振作起来。这对明末清初的好多文人来说，无疑是一帖良药，也可以说这就是《玉娇梨》的魅力吧。

再看《玉梨魂》中主人公梦霞，他的性格是忧郁悲伤，在他身上有一种不为世人所理解的苦衷。他的这种抑郁感伤的性格从他一出场就可以看到，第一章“葬花”中这样写道：

虽然，梦霞多情矣。梦霞多情而以花为命矣，则当抱博爱主义，胡独注情于梨花而忘情于辛夷耶？梦霞非有所偏爱也，情有所独钟也。梦霞寓居此馆，仅阅二旬余。其初来之时，已未及见梨花之盛开矣，枝枝带雨，憔悴可怜，片片随风，飘零莫定。花如有情，见梦霞来，忽敛泣容，开笑靥，以欢迎此多情之主人翁。梦霞于舟车劳顿之余，来此举目无亲之地。凄凉身世，黯淡生涯，偏与此薄命之梨花无端会合。其相怜相惜之情，如磁引针，如汤融乳。此则正胭脂初染，蜂蝶

了，呆了半晌，心中暗想道：“我苏友白只恁无缘！到山东，卢梦梨又寻不见；到此，白公又不在家。如何区处？”这时他多方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去西湖找白公。可到了杭州任上，白公没找到不说，又被上司杨巡抚逼婚，更可恶的是帮杨巡抚做说客的张轨如还骗他说白小姐死了。友白这时可说是看不到一点希望，白小姐死了，卢梦梨又不知去哪儿了，杨巡抚又处处与他过不去。但他还是没有灰心，弃官出走后路遇赛神仙，又使他感到一线希望，在赛神仙的指点下，他终于得到了佳人。纵观他求佳人的过程，可以说是这一明确的奋斗目标使他自始至终都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心态，即使有波折，也很快就平静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能乐观地对待各种困境。

第三是在“情”与“礼”发生大冲突的时候服从“礼”。苏友白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可以抛弃垂手可得的功名富贵，但在与儒家的伦理道德发生根本冲突之时，他还是有所让步的。书中写当他听到白小姐死后，就说“小弟平生所慕，白小姐一人而已。今白小姐人琴既亡，小弟形影自守，决不负心而别求佳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友白将“情”看得高于一切，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斩钉截铁、没有挽回余地的话来。可他在挂冠离任后，路遇赛神仙，赛神仙算出他的婚姻在山阴一老者身上。他果然在山阴遇到了白公，其时白公化名为皇甫员外，苏友白化名为柳生。白公见他人才出众，就想将红玉与梦梨同嫁于他，于是就对友白说道：“……今我学生，也有一个小女，又有一个舍甥女，虽不敢说个绝世佳人，却也与白太玄的女儿依希仿佛，不甚争差。……不知柳兄亦有意否？”苏友白听了，见与赛神仙说的姻缘一点不差，很是惊讶。就将自己的隐衷，即决不负白小姐而别求佳丽及卢梦梨家的失踪之事告知白公，望白公“有以教之”。白公这样教导他：“死而不娶，固情义之言。然柳兄青年，‘无后’之戒，又所当知也。去珠复还，别行权便，安可株守？”苏友白听了以后，就与白公议定这门亲事。在这里，友白在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礼”与“情”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服从了“礼”。从中也可见到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观念对当时文人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当白公一提“无后”之戒，友白就豁然开朗，再也不坚持“死而不娶”，“形影自守”了。而在这里，由于苏友白不用为“情”与“礼”抗争，所以也就不会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友白的性格开朗乐观与上述三者是分不开的，而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笔者以为与这一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皋于厚在概括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特点时这样说道：

才子佳人表现了下层文人的生理理想和婚姻爱情理想。这一理想首先表现为

一理想。当他在路上听人说赛神仙知道他“此行是为求婚姻的”，就想这赛神仙“必然晓得我婚姻在何处”，于是决定先去见赛神仙问明婚姻后再到叔父船上去。而后又到一寺中，听静心和尚说起前边锦石村白侍郎的女儿白小姐才貌双全，尤其是于“古今书史，无所不通，做来的诗词歌赋，直欲压倒古人，就是白老爷做的文章，往往要他删改。”而且白小姐一定要选一个人物风流，才学出众的。来求亲的定要做一篇诗或文，中了意，方肯许亲。苏友白听了心下暗喜道：“这段姻缘却在此处！”加上后来又在张轨如处看到红玉做的《新柳》诗，就生了不胜钦慕之心，把这首诗看了又看，念了又念，不忍释手。因已是“一心思想白小姐”，一下就和了两首《新柳》诗。后来张轨如又邀他明天一起去见白小姐，他听得小姐能够一见，就把去叔父船上的事丢在一边，在寺中住下了。睡下后又暗想道：“访便访着，只恐明日未必能见。弄成一个虚相思，却将奈何？”又想到：“既有了人，便蹈汤赴火，死在这里，也要寻他一见！”这两个“想道”既写了他忐忑不安的心情，又表明了他寻找佳人的志坚。第二天因为张轨如买通了白公的家人，将友白的诗掉了包自荐，友白不但没能见到白小姐，连白公的面都不得见。他虽然觉得没情没趣，但因此事糊涂，也未肯就去。也是他求见小姐的心坚，结果在白家花园中被白小姐看见，得到了小姐的赏识。可白小姐又叫他去托吴翰林来求亲，这可让苏友白为了难，可他最后为了佳人，还是决定老了面皮，去求吴翰林。去吴家的路上，又遇到了苏有德，有德告诉他说吴翰林钦召进京去了，友白就说：“莫说进京，便是上天，小弟也要去寻着他。”这“便是上天”四字足可见他的决心之大。在进京路上他的行李、马匹、盘缠又被抢，开始不免沮丧，但后来遇一张老爹说“若是长于诗赋”，就有一处可以凑钱给他。他马上就说：“学生文才虽未必高妙，然诗赋一道，日夕吟弄。若有用处，当得效劳。”又振作起来了。张老推荐他到李中书家为画题诗，他乘着三分酒兴，挥笔书毫，“龙飞凤舞，顷刻而成”。李中书和钱举人二人看了后赞不绝口。这时苏友白就心中暗想道：“这等俗物，何足言诗！若有日与白小姐花前灯下，次第唱和，方是人生一快。今日明珠暗投，也只是为白小姐。穷途之中，没奈何了！”总之，友白的理想是求一有才有情的佳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就是明珠暗投也无妨。友白从求佳人始至求得佳人终，遇到大大小小很多挫折，就是考中进士后，也还是不顺利，可他从不悲观失望。书中写他中进士后，就匆匆去山东找卢梦梨，可卢梦梨一家去避难了。他又从山东一路转到河南，祭了祖，就赶到金陵，去锦石村来拜白公。“一面备办礼物，一面就差人将吴翰林与苏御使的两封书先送了去，心下只指望，书到必有好音”。可偏偏天公不作美，白公去杭州西湖游赏去了。苏友白听

二

在这一章里，主要想就两书的男主人公的性格来展开论述。从整体上看，《玉娇梨》中的苏友白的性格开朗乐观，《玉梨魂》中的梦霞的性格忧郁悲伤。笔者以为造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以下拟将两者分开论述。

先看《玉娇梨》中的苏友白，形成他性格开朗乐观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他不以功名为意。如拒绝吴翰林的提亲后，秀才被革一事即是此例。若是以功名为重，秀才被革，乃是人生第一大事，后悔还来不及呢。可苏友白却说：“今日去了这顶头巾，落得耳根清静，岂不快活！”语气是何等轻巧。秀才被革后，他每日在家，饮酒赋诗，也没有再为功名动心过。还有一例是他中进士后被派在杨巡抚属下做官，杨巡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坚决不从，杨巡抚就处处为难他，这下他竟是挂冠而去。在他看来做官就是“在簿书中作马牛”，实在是无味。他对这官位可说是没有一丝留恋之情，从官府出来后就索性去山阴禹穴游玩去了。如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他全不以功名为意。也由于不以功名为意，他就没有了文人抑郁不得志的感伤。

第二是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即是要与一有才有德有情的绝色佳人终身相对，这是在他拒绝吴翰林的亲事时所说的：“古今博金紫者，无不是富贵，而绝色佳人能有几个？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全书就是围绕着他如何求得佳人而展开的。他也常有灰心丧气的时候，但都很快就过去了。如他被革去了秀才后“虽不以功名贫贱动心，每遇着好景关情，自恨不能觅一佳偶，往往独自感伤，至于堕泪”。但他并没有一直沉浸在苦闷之中，而是只要一有机会，就马上振作起来。所以当他的叔父苏御使派家人来找他，说是在江口船上等他，要带他上京时，他就暗想“家中已是贫乏。一个秀才又黜退了”，“莫若随了叔父上京一游，虽不贪他富贵，倘或因此访得一个佳人，也可完我心愿。”于是马上就准备行李，带着家人骑马去江口。在路上，友白还在心中为自己辞退了吴家的亲事而感到庆幸，书中写他这样想道“吴家这头亲事，早是有主意辞脱了，若是沾了手，那得便容你自由自在到京中寻访？”随后他又想道：“若有分撞得一个便好，若是撞不着，可不辜负我一片念头？”但他马上又想道：“若是京中没有，便辞了叔子出来。随你天涯海角，定要寻他一个才罢！”从三个“想道”中可以看到友白是想尽一切方法去寻找他理想中的佳人，所以他居然还未上京就想到了这次上京失败后的对策。以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

其时矣”。这些劝石痴的话，都是梦霞的肺腑之言，也是梦霞自己想做的事，只是他一恨自己不是“济世之才”，二是叹自己的处境不允许自己同石痴一样能弃家求学。而其中的热心于家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及天生我材必有用等语，都是与历代文人的“达者兼济天下”的思想分不开的。梦霞说的“可慰同胞属望之心”中的同胞乃是梦霞自己。而梦霞的宏图大志，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无法得以实现，于是梦霞的这种失落感就贯穿了小说的始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举被废除给青年文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变法引进了好多西方国家的先进的东西，从而为青年文人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活动场所。比如说当时为了宣传新思想，宣传西方文明，诞生了好多由文人创办的报纸和杂志，有好多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和记者都是一些年轻人。同时文人写的稿子若被采用，就可以得到稿费，这样就有好多年轻人以卖文为生计。梦霞想以写文章来贴补家计，也是因为这一维持生计的方法在当时的社会上可行的。除此之外，当时各个地方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出资创办学校，就是比较小的乡镇也有小学，这样就解决了不少青年文人的就业问题，梦霞去蓉湖小学教书，就是此例。尽管当时的年轻人可以在如此广阔的天地里施展才华，但他们还是不满，因为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着中国文人的读书做官、经世济民的理想。过去只要取得功名，进入仕途就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可现在没有了这条进身之路，就是再有雄才大略也无法得以施展。当然也有别的救国济民的方法，如众名士去扶桑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回国后再干一番事业。但这也只能是少数一部分人才能做到的，而对梦霞这样清贫的文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是大部分的青年文人的心态就处于苦闷和彷徨之中，梦霞就是其中之一员。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书中的男主人公对功名的态度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玉娇梨》以功名贯穿始终，但苏友白的表现却一直是不以功名为意，且也没有经世济民之志，他是为了能与佳人结合才去取功名的。而《玉梨魂》则不同，虽然作者在创作《玉梨魂》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可还是写了梦霞应了两次童子试，由于落第还意志消沉。而且梦霞还一直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由于无法实现这一抱负，他一直沉浸在苦闷之中。这种对待功名的态度也影响到两书中的男主人公性格，这将在下一章里展开论述。

及夫传奇野史，心地为之大开”。可见在梦霞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大部分文人还是以科举为重，专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而梦霞则因父亲把功名看得很淡薄，并不强迫他读那些为取得功名的书，所以他才能得以“专肆力于诗古文辞，旁览及夫传奇野史”。由于受当时社会上的影响，梦霞“虽薄视功名，亦曾两应童试，皆不售，抑郁无聊，空作长沙之哭”。这里不仅写他应试，而且还写了他落第以后居然还伤心不已，可见这与前面的“薄视功名”是自相矛盾的。说明了当时文人的心态是相当复杂，他们既鄙视功名，却又不得不求功名，而当功名求不得时，他们又感到失望。

正当梦霞抑郁不振时，科举制度被废除了，梦霞也和当时的青年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书中写道“适值变法之际，青年学子咸弃旧业、求新学，负笈担簦，争先恐后。梦霞亦于此时，别其父母，肆业于两江师范学校，卒以最优等毕业”。从表面上看来，梦霞的内心苦闷似乎得到了解脱，其实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只要取得功名，进入仕途，在经济上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而在科举取消之后，年轻人就必须为自己的衣食走进社会，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梦霞也一样，不久，就由于家道中落，他的兄长“剑青远游楚闽”，他先是想笔耕糊口，正巧有同学介绍他去蓉湖小学教书，他本人并不想去，理由是不愿献身教育界。但他母亲因蓉湖有亲戚，竭力怂恿，梦霞最终是因为“不忍拂慈母意”才决定去的。从此梦霞就开始在异乡作客，生活问题是解决了，可梦霞的失落感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是因为在梦霞内心深处的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无法得以实现，这在书中多处可以见到。如书中写他结识了一好友姓秦名心，字石痴，毕业于南洋公学，热心教育，是近来新学界中第一流人物。石痴因家境比较富裕，毕业后就独资创办小学，以造福于乡人。梦霞就任的小学，即是他创办的。石痴“与梦霞一见如旧识，志同道合”。两人有时在一起，“或论文、或说诗、或叙失意事、或作快心谈”。“时或纵谈天下事，则不觉忧从中来，痛哭流涕，热血沸腾，有把酒问天，拔剑斫之概。盖两人固皆失意之人，亦皆忧时之士也”。而石痴去日本留学一事也是梦霞促成的，梦霞认为“石痴家道既富，父母俱存，年力富强，志趋高尚，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与自己的“迫于境遇而颓丧其志气者，自不相同。而石痴自南洋毕业后，但知瘁力于桑梓，不知热心于家国，坐使黄金时刻掷于虚牝”。在梦霞看来，光是办教育还谈不上救国，即还不能算是“经世济民”。因此他就力劝石痴，说：“君大是救世之器。以君之年、之力、之才、之志，正当发愤自励，努力进行，乘风破浪，做一番烈烈轰轰事业，为江山生色，为闾里争光，方不负上天生材之意，而可慰同胞属望之心”。“今者名士过江，纷纷如鲫，励我青年，救兹黄种，急起直追，此

当他得知白小姐死讯时，就为自己的取功名之事后悔不已。书中写友白听说白小姐死了，就不由得“扑簌簌落下泪来”，说道：“小弟迟归者，为功名也；为功名者，实指望功名成，而侥幸小姐一日之婚姻也。今日功名虽成，而小姐已逝，则是我为功名所误，而小姐又为我为所误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友白并不以功名为重，只是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功名的话，是行不通的。就象苏御使说的“你今纵有才情，只是一穷秀才。他科甲人家，恐嫌寒微”。白公不是凡夫俗子，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于诗词文都有很高的造诣，为人又非常梗直，为官又非常清正，但他还是不愿招一介寒儒为婿。可见在当时，如果没有功名，任凭你才华有多出众，恐怕也是无济于事。而卢梦梨的赠言则说得更明白，“千秋才美，固不需富贵，然天下所重者，功名也”。这里的“天下所重者”即是指当时的社会风气，当时社会上所看重的就是“功名”二字，在一般人眼里，有了功名就等于有了一切，什么都好办了。就象卢梦梨接着所说的“若一举成名，则凡事尽易为力矣”。

还有在当时，科举已不象唐代以诗赋取士，而是以八股取士，这时的文人认为“通今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⁸可作者在书中所写的有才华者都是在诗词上有很高的造诣，白公也好，苏友白也好，白红玉也好，都是以诗闻名，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科举的批判。

从上面所举的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书中最后让苏友白的“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美梦成真，但始终都让他表现出对功名的不以为意，而且在苏友白的身上也没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再结合书中揭露与抨击科场官场的黑暗来看，也可以认为是作者对科举和功名的一种反动，即对科举由失望而产生厌恶之情，既然自己已与功名无缘，那么也就无从谈起经世济民之志了，这也许就是作者当时的心态吧。

再看《玉梨魂》。《玉梨魂》的创作是在1910年，科举废止是在1906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打破了中国文人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美梦，他们不能再终日埋头读那些四书五经，而必须走进社会，这对一些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他们在心灵深处还不能接受这一事实，他们为此苦闷和彷徨。这在《玉梨魂》中也可以见到，如在介绍梦霞时，说他姓何名凭，字梦霞，别号青陵恨人。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梦见有一朵彩霞，从空中飞下，因此以梦霞为字。他“家本书香，门推望族，父某为邑名诸生”。梦霞幼时即长得“冰神玉骨”，又非常聪明，被誉为神童，长大以后又被称为才子。父母对他很是钟爱，而他父亲“本淡于功名，且以梦霞非凡品也，不欲其习举子业、入名利场。梦霞乃得专肆力于诗古文辞，旁览

“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在《玉娇梨》中就有好几处都是揭露和抨击科场和官场黑暗的。如写吴翰林因苏友白拒绝了他的亲事，便大怒骂道：“小畜生这等放肆！他只倚着考了一个案首，便这等狂妄！看他这秀才做得成做不成！”随即写书给宗师，要他黜退苏友白的前程。就这么一封信，把苏友白的秀才给革了。书中的吴翰林还是一个有着正义感的好官，居然还滥用职权将苏友白的秀才革了。书中写“吴翰林见黜退了苏友白前程，虽出了一时之气，然心下也有三分不过意，还要过几日仍旧替他挽回。只因闻了白公荣归之信与自家钦召还朝之报，与无娇小姐说知，大家欢喜，便将苏友白之事忘怀了”。为官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就把一介穷书生的前程给毁了，这就足可见当时的科场之黑暗了。而从主考官的一句话就可以左右一个文人的一生这一现实，也足可见当时文人的命运之悲惨，也难怪他们要发此不平之鸣了。

书中写苏友白多次表现出对功名的不屑一顾。如当宗师派学官传语友白，说若是不答应吴翰林的亲事的话，恐怕于他的前程有些不妙。友白就微笑道：“门生这一领青衿，算得什么前程？岂肯恋此而误终身大事！但听宗师裁处罢了。”而当他被革去秀才后，有一班与他相好的为他打抱不平，他再三阻拦道：“只为考了一个案首，惹出这场事来。今日去了这顶头巾，落得耳根清静，岂不快活！诸兄万万不消介意。”后来当他考中进士后，被派在杨巡抚属下做官，杨巡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因不从，处处受杨巡抚刁难，他就干脆官也不做了，竟挂冠而去。他心下想的“我一个只身，上无亲父母，内无妻妾；又不图钱财，只管恋着这顶乌纱，在簿书中作马牛，甚觉无味”。足可见他全不以功名为意。

而苏友白为何发奋取功名，也是为了能得到白红玉和卢梦梨这两位佳偶。书中写卢梦梨赠他一言：“千秋才美，固不需富贵，然天下所重者，功名也。仁兄既具此拾芥之才，此去又适当鹿鸣之候，若一举成名，则凡事尽易为力矣。”友白与苏御使做了父子之后，将欲向白小姐求亲的事告诉了苏御使，苏御使听了之后说道：“以汝才华，求他作配，自是佳偶；吴瑞庵作伐固好，我写书去也有几分。然此老任性而又多疑，尚有几分不稳。”友白问：“为何不稳？”苏御使说：“你今纵有才情，只是一穷秀才。他科甲人家，恐嫌寒微，故曰不稳。以我想来，目今试期近了，我看你才学亦已充足，……竟先去求功名。倘得少年登第，……就十分有望，不患不成矣。……”友白听苏御使之言与梦梨相合，如梦初醒。即直到此时，苏友白才知道“洞房花烛”是要以“金榜题名”为前提的，所以他就去取功名了。苏友白是为了白红玉才去求功名的，所以

在鲁迅的这段论述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些小说是“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其中的“功名遇合为之主”，道出了“功名”在小说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功名是书中是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书中的男主人公对功名的态度显然也是很重要的了，而谈到功名就离不开科举，我们先来看作者写作这部小说时科举的情况。

中国自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当时的“进士科”是以诗赋取士，到了明代，科举制度改成以八股取士，且科场的腐败也日益加甚。科场上作弊成风，主考官又昏庸贪婪，这种状况到了明末清初是更为严重。据《清史稿》记载：

明季科场以关节进者，每榜不下数十人。至清初而益甚，考官心照不宣，各营其私，因作弊而登榜者，如麻如粟，不可胜数。⁶

在这种情况下，好多有真才实学的文人是屡试屡败，他们对科场的黑暗非常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有些学者认为《玉娇梨》的作者就是这批失意文人之一，虽说怀才不遇，厌恶权贵当世，但在内心深处，却仍是幻想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于是就在小说中一方面抨击这些黑暗的现象，一方面写自己的理想。苏友白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他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当然也有对功名科举的态度。《玉娇梨》的作者天花藏主人对自己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动机，说得很明白，他在《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序》中这样写道：

予虽非其人，亦尝窃执雕虫之役矣。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斗牛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⁷

其中的“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是作者的心声，小说中的所谓“可惊可喜之事”乃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这是作者为之奋斗了大半生而没能追求到的，所以都是“胸中之欲歌欲哭”之事。可以说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是从青年时期就开始进入科场，可结果都是屡试不第，并不是他们没有才，而是因为当时的科举实在是弊端太多。他们有着经世济民的抱负，但却因为不能进入仕途而无法得以施展，只能眼看着那些不学无术的贪官污吏欺君罔上，横行不法。于是他们就在小说中表现出对科举的不满，抑或是对功名的轻视，但只是这些，他们的心理还不能得到平衡，于是他们还在小说中写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能实现的理想，即

论《玉梨魂》和《玉娇梨》中的男主人公

顾春芳

《玉娇梨》¹又名《双美奇缘》，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写的是才子苏友白与佳人白红玉、卢梦梨的爱情故事。它是较早传到欧洲的小说之一，在1826年就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以后又相继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玉梨魂》²是清末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³的代表作，写的是青年何梦霞和青年寡妇梨娘（白梨影）的恋爱悲剧。《玉梨魂》出版后，在当时的青年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了当时最畅销的小说。《玉梨魂》和作者徐枕亚写的另一部小说《雪鸿泪史》出版后，“曾经再版数十次，销数在十万以上，连得香港和新加坡等处，都翻版不绝，中国近代名人著作中，没有比这两部书销场再大的了”。⁴这两部小说都是写青年男女的恋爱，书名又极为相似，过去在评论这两部小说时大多都以反对传统婚姻制度为中心，因此比较注重封建礼教与当时的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恋爱的关系，而忽视了当时的文人的心态。笔者认为两书中的男主人公的性格和在对功名的态度上虽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却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引起注意的问题，本文拟在这方面加以分析，以探明两书中的男主人公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对文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一

在这一章里主要就两书中的男主人公关于功名科举的态度来展开论述。

先看《玉娇梨》，关于《玉娇梨》中的功名，鲁迅是这样说的：

《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旨意，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⁵